

谈有所得

大美，雪峰山

——《雪峰山散记》阅读札记

向本贵

读张家和先生的《雪峰山散记》，品美文，游雪峰，心旷神怡。
我喜欢张家和先生的散文。行文流畅，语言优美。写山，写水，写人，写物，写情，写景，词语精到，节奏明快，富于动感。因其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深厚功底，他笔下的文章，不只有华丽的文采，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雪峰山散记》共分三辑，收有33篇文章，约25万字。其中大部分文章已见诸报刊。涉猎广泛，着笔筹运。写雪峰山的巍峨与秀丽，写雪峰山的传奇与风俗，写雪峰山的红色文化，写雪峰山的今昔与变迁，写雪峰山人的勤劳朴实和善良，篇篇精致，篇篇美文。

读《龙潭啊龙潭》，仿佛听到作者心灵的叩问：“龙潭啊龙潭，你真的‘担不尽’吗？”龙潭，有担不尽的龙潭文化，有担不尽的龙潭精神，有担不尽的龙潭人的美好前景和信念。读着《龙潭啊龙潭》，耳畔仿佛回响着当年雪峰山保卫战的厮杀之声，眼前仿佛呈现出中国人民把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打得横尸遍野的场景。在作者的笔下，龙潭是英雄之地，是红色文化之地，又是充满着光明前景的美好家园。

雪峰山居住着多个民族的人民群众。他们与山水为伴，共日出日落，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的生活，也流传下来许多不为人知的习俗。《傩舞雪峰山》写的就是雪峰山瑶族群众的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民间习俗。祭天地，祭神灵，祭日月星辰，祭河流山川，表达人们对大自然和神灵的敬畏和诉求。作者把雪峰山枫香坪瑶族村寨的傩舞，写得神秘而伟大，粗犷而精美，亢奋而神圣。

《瑶山纪事》则把山背风景如画、风情如诗的花瑶村寨，描摹得如仙境一般纯洁与美丽。花瑶人精美的服饰，花瑶人审美的追求和文化的积淀，花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刻理解，对于真善美的切身感悟，都能从花瑶女子的“挑花”中体现出来。而山背梯田，则是勤劳的花瑶人世世代代用辛劳的汗水开垦出来的。就是靠着这云梯般的田地，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延绵壮大。

对于雪峰山勤劳朴实善良的人民，张家和先生更是不吝笔墨。他在《阳雀坡“王老”》中是这样写的：王身承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目睹过雪峰大战的艰苦卓绝，亲历新中国带给劳苦大众的安宁与幸福。他当过支部书记、乡企业办会计，在乡村基层干部的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转眼，他就老了，但王身承不服老，仍不遗余力地发挥着他的光和热。这就是雪峰山的劳动群众，他们像雪峰山的一棵草，一棵树，平常又普通，却组成了雪峰山的壮美、奇伟，雪峰山的与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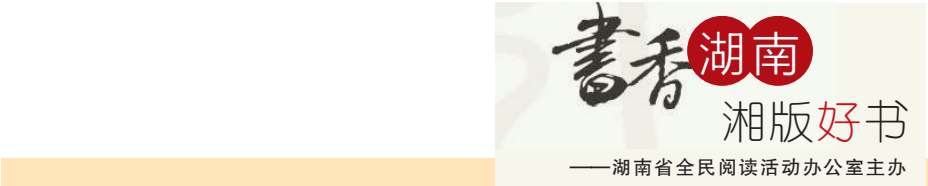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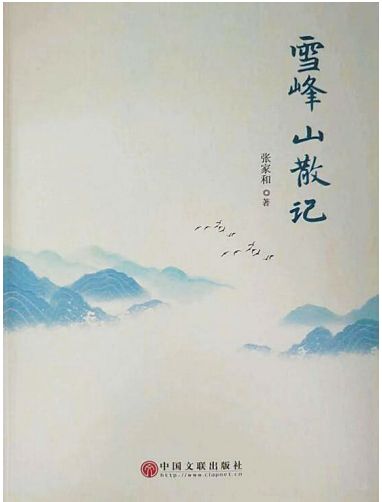
雪峰山是一座文化名山，红色文化又为它增添了厚重的一笔。作者在《从家族意识到家国情怀》中，从淑浦龙潭宗祠里窥见那一脉相承的浓浓的红色文化。淑浦龙潭号称宗祠之乡，庞大的宗祠群，是龙潭一道亮丽的历史人文景观，而从“五四”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今天，一脉相承的红色文化，也给龙潭宗祠及宗祠文化留下了无比光彩的烙印。

雪峰山下的黔城，因王昌龄贬谪龙标尉而声名远扬。这座远离长安的明山秀水之城，有了别样的魅力和风景，也奠定了黔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黔城怀古》着笔凝重，简洁而从容，读来如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犹在耳畔回响。

写雪峰山的大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肯定是要浓墨重彩一笔的。作者在《欢腾的梯田》里这样说：神农氏炎帝就诞生在雪峰山下的会同连山，他是南方稻作文化之祖。五千年之后，风华正茂的袁隆平执教于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他攻坚克难，终于培育成功杂交水稻，开水稻栽培史的新纪元。雪峰山不仅是传统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当代稻作文化的重要基地。

张家和先生用他饱满而热情的笔触、激情昂扬的情怀，颂赞雪峰山的大美，雪峰山的大名，雪峰山的华彩。雪峰山的人民群众，有劳动的本分，也有企望新生活的期许。张家和先生衷心地祝福他们，我们也衷心地祝福他们。

（《雪峰山散记》，张家和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丰饶的想象、自然的赞美和积极的人格

——《水乡》印象

陈小真

《水乡》是残雪的最新长篇小说。与残雪以往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的可读性更强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能让读者接受。

离奇的陌生化的想象力

残雪在她的小说里可以让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它极大开拓了我们的想象世界，我们要走进残雪的艺术世界，就需要让自己的想象力放飞，需要激活自己的想象力。“煤油灯欢快地闪烁着，两人心情都打开了。他们开始喝茶。”煤油灯欢快地闪动，这是拟人的写法，把人物的心情放在事物上，这种表达非常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用现实主义的符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去框定它，我们应该根据残雪创造的意象，跟着这种感觉走，那会是一种很独特的审美体验。

“那些人是一些疯子，”马白笑起来，“其中有一个，将脑袋插进烂泥里。”谁会将脑袋插进烂泥里呢？这种情节是多么离奇古怪呀！残雪写这样的情节有什么用意呢？这可能是许多读者最可能遇到的问题。天马行空的想象，你能想到的离奇，或者说，你想象不到的离奇，都可以在残雪的小说里找到。

在《水乡》的阅读过程中，我的脑海中蹦出一个奇妙的想法，残雪的这些奇思妙想其实可以让更多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接触。前几天给六岁的小朋友讲了三个《水乡》里的奇怪故事片段，小朋友非常喜欢听这样的故事。让中小学生学习文学中的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应该会很有意义。文学想象力是无论在什么年代都需要的，而文学想象力可以说是残雪艺术世界中最独特的部分，值得我们每一位读者对这样的想象力重新认识。

纯粹自然的赞美

残雪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秀原的口说她可以听到大湖在夜里发出的声音。在这里，



残雪赋予了大湖深刻的意蕴。在湖底能够发出各种声音，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力去聆听，去倾听，倾听的过程是我们读者走进自己内心的过程。人需要随时能够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残雪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她能够想象来自洞庭湖底的各种生命的召唤。残雪用她的文字，接近自然的本质。我能够感受到残雪对自然的无限的热爱，生活在都市里的我们太需要这种原初的纯真。

“秀原说有水蛇从她的脚背上溜过去了，真舒服呀。”秀原不怕水蛇在她脚背上溜过去，还认为真舒服。这是残雪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会怕蛇的，更不用说对于一般人而言，让蛇溜过自己的脚背了。但是，在残雪的文学世界里，水蛇却变得这么温顺，这么可爱。

这正是残雪与众不同的地方。残雪通过这种夸张的文学表达，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残雪和谐自然的理念，每个人都应善待自然，我们人类本身就应该应该是自然界各类动物和植物最亲密的朋友。残雪用一种超级夸张的方式展现的则是一种健康和谐的自然观。用

刘泰然

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或许缺少阅读，而缺少功利之外的阅读。在这一点上，从石健新作《书途同归》来看，她是一位纯正的读者。她热爱读书，读得广而杂，古今中外都有。那些不同类别的书在她的生命、情感和灵魂中产生回响，发生某种化合反应，编织起她生命的丰富的经纬。

石健的《书途同归》是一部个人阅读史，也是一部心灵史。我在阅读她这本有关书的书写过程中常常获得一种感动，因为这些与阅读有关的故事都无关乎世俗的荣辱得失，而更紧密地呈现了灵魂深处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渴望——这是一种不太好说清楚的渴望，带有形而上的气质，仿佛没有理由，仿佛读书本身就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这一点也不需要说清楚，真正热爱阅读的人在读石健这本书的时候自然会心有戚戚。

在这本书中，石健将书比喻为“道路”——通向他人，通达异质时空的道路。她还说她的书包含着他人生命的痕迹，她害怕她的离去会让他人生命痕迹随之湮灭，她才愿意在大病之后，将这本书整理出来。这种觉悟让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多样生命、多重声音与经验汇聚的空间。

书就是道路，是阡陌纵横，是山路坎坷，是小路逶迤。好的书都提供不止一条路，而每一条路都通向不确定的远方，都提供了与陌生的他者相遇的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在互联网越来越将所有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切近”感却难以挽回地遗失了。切近的经验建立在距离与异质的基础之上，大数据的时代，媒介与信息让人与人变得彼此雷同，而一切经验都变得可测量、可控制，卓尔不群之人、与

诗意的想象代替现实主义的实证考据，应该成为阅读残雪小说的方式。

积极向上的人格

残雪在小说里把许多优良品质写进来，一方面是让小说人物更有性格，这些性格都是我们读者向往的和应该具备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残雪自己的真实情况。

残雪借小说中的人物南的口说“我和竹，最不怕的就是吃苦，何况这并不苦”。这句话就是残雪的真实写照。残雪的“吃苦”是有名的，在实验文学这条路上，残雪坚持了几十年，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的，残雪做到了。

小说中有两段对话非常有意思：“这沙发太奢侈了，磨损意志……”“我是个苦行者，我将这里所有的舒适都看作陷阱。”这两句话可以算是残雪的金句，残雪不会说大而化之的空话大话套话，残雪的语言实实在在，真实可感。读者应该是能够读出其用意的。沙发是给人休闲放松的地方，如果每天下班(放学)往沙发上一坐，遥控器一按，那整个晚上就废掉了，这一天晚上将不会有任何收获。残雪自己不会这样浪费时间，残雪也不希望她的读者这样浪费时间，她希望她的读者是不断追求、努力向上的有所作为的人。

残雪自己是一个“苦行者”，把“舒适看作陷阱”，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残雪自己人生的追求，残雪没有时间去浪费，残雪每时每刻都在探索，所以她并不渴望舒适的生活，残雪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己艺术的纯粹。残雪的读者，应该能够在这样的语句中感受残雪的真谛。

阅读《水乡》，依然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残雪充满跳跃性的思维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还是有一定的接受障碍的。但是，用沉浸式阅读，进入残雪营造的氛围，把自己的思维交给残雪的文本，激发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我相信，读完这本书，读者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许这是阅读任何其他作品都不会有的一种收获。

（《水乡》，残雪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香闲情

在『书途』上与他者的相遇

众不同之物变得愈加罕见。在这个时代，也许书籍才保有一种抵抗同质化的力量，而读书和写作也才能打破自恋状态，让他异化力量介入进来。

在石健这本书中，书本身也构成一种机缘：通过读书与写作，通过做读书版的编辑工作，她个人的生命与更多不同的生命有了交集、产生缘分；书途同归，而每个人又都生气勃勃且与众不同。

我总愿意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包含着一种更内在的维度，都包含着一种有待发掘的独一无二的本质。但这一维度往往被世俗的欲望和自我的膨胀给遮蔽了。于是，我们变得大同小异。阅读是对那个内在维度的本质之我的忠诚。海德格尔在写给布洛赫曼的信中有这样一段：人可以去为他的本质的确定的成熟和美丽而奋斗，在这里胜利在等着他，这让人变得强大有力，能够无形中使得他者进入到他本质的真实之中。

耐心而专注的阅读恰恰是这样一种为“本质的确定的成熟和美丽而奋斗”的方式，是向他者敞开并与他者遭遇的方式，也是让“心的孤寂”觉醒的方式。在石健这本书中，阅读正具有这种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对自我的本质的忠诚，就不会走上这条寂寥的长途，就不会对路途与他者相遇的可能性保持始终如一的警觉与热忱。我想，对石健来说，阅读或许暂时未给她带来世俗的幸福，但却让她在“心的孤寂”中赢得一种“确定的成熟和美”。

诗人布罗茨基曾说缪斯有一张超凡脱俗的脸。我想，真正的阅读和写作就是为了属于我们每个人最本质的这样一张超凡脱俗的脸。这是更内在的与众不同的他者性的脸，这是我们在“书途”上彼此相认的方式。

（《书途同归》，石健著，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里书外

行者桑洛

陆春祥

收到《记得年少青衫薄》《就像风儿吹过大地》《人间浅睡》《山中无所有》《一朵落单的云》、署名“桑洛”，煌煌五册散文，我吃了一惊。我对浙江散文的创作情况大致知道一些，但依然孤陋寡闻，这位叫桑洛的文字也实在陌生，这一回，出版方嘱我写序，我才细读他的文字，走进他的世界，五册书，一千多页，一周时间读完，颇多感慨。

我眼中的桑洛，依然是那个伫立溪边放小白船的少年，他似乎永远在行走，一个典型的行者。双肩包，里面有相机、笔记本电脑，大约还有一些水及食物，当他歇息时，他会整理相机，这成了他对行走的回忆，然后，那些深深触动他的场景，迅速变成了笔下的文字。

桑洛的文字，和别的作家一样，也是从家乡开始的。他的家乡叫雅川，这是他心中的高原，时时出现在他的笔下。雅川有鸡井，历史与井水一样深刻；雅川有鼓词传承人，琴声与唱词一样动人；雅川有南宋状元陈亮的疑冢，连接起九百年前深邃的时空；雅川有九重门，一门一门又一门，门门都透射出时代的光阴；雅川还有他外公教他的三句话：说要说得过人，做要做得过人，打要打得过人！读得我真是好想去一次雅川呀！

行者桑洛，三天不走，脚底发痒。桑洛自叙，一有机会，他就会马上离开，让高山的风吹散俗世在脑中累积的灰尘。自然，他的足迹遍及浙江大地、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大地。不过，他最想去的地方，还是山中。山中无所有，让李白魂牵梦绕，也让他梦绕魂牵。岭上多白云，“白云遍地无人扫”，他却是一朵落单的云；山中无所有，“风来绿树春含笑”，叶片皆关情；山中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在“静待一朵花开”，他要在“山植树下，等蓝莲花开”，他要“回看山植树，千里暮云平”，他还要“在山植树下晴耕雨读”。为什么这么喜欢山，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因为山就在那里。即便是冬日的雨中，他也喜欢一个人静静待在山中，干什么？“我坐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收拾凌乱乱的心情，瑟瑟缩缩穿上外衣”。

桑洛和我说，他家的阳台，就对着北山。不过，仅日日看山显然不够，他还要去探山，“春上北山”“又上北山”“夜上北山”“在北山深处”，他将北山看成他的依靠，他的寄托，有这么一座大山作伴，夫复何求？嗯，我赞同。因为我也喜欢北山，它虽然不大不高，却也陪伴了我四年。四十年前求学浙江师范大学，北山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它虽没有让我梦绕魂牵，却是一个忠实的陪伴者。

桑洛的内心是沉静的，他的文字也随之简洁，句式简短，散散的，疏疏的，干净朴素，且大部分时候，思维随时跃动毫无拘束，这是他行文的整体风格，然而，就如好风景常在入迹罕至处一样，桑洛行走时不断碰撞出的火花也不时闪现，思想的芦苇，时而摇曳。

从桑洛的文字中，我还似乎看到了林清玄的影子，深受道佛思想的浸润，略带忧郁与敏感，然而，却是善于思考的，比如，春雷的启迪，比如，阳光下的灰尘，比如，那些举手之劳的善举，大地，天空，星辰，树木，花草，美与丑，真与假，生与死，人世间的一切，他似乎都在用心观察，他知道，几乎所有的日常，都暗藏着生活的真谛，只是没有发现而已，他的行走，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寻找这种见识。

我从文字里基本认识了桑洛，却感觉无法准确为他画像，他天马行空般的思想，我无法一一捕捉住，我觉得，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他一定还会写出更多让我们期待的东西。

西哲柏拉图曾说过：所有的胜利，与征服自己的胜利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桑洛是不是一直在征服自己呢？或许，只有他自己能回答。

（《半堤雨》系列五卷，桑洛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悦读

